



禮記疑義卷一

鄭氏註

吳廷華存疑

疏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故范
武子不識嚴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後
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一錄舊禮之儀或
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復或雜得失而偏而錄
之以為記也中庸是子思後所作盧植云王制為漢文
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為漢文
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
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
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
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枉也又
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
為容孝文時徐生以家為禮官大夫瑕邱蒯倉以禮
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其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
藝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戴聖六
及戴德戴聖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
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

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卿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為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為至孝成時通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綏氏杜子春永平時初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授業焉其後馬融鄭康成之等各有傳授不復繁言也

曲禮上第一

陸氏德明云本作曲禮上者後人加也檀弓雜記放此曲禮者儀禮之舊名也陳氏

詒集說曰此即古禮經之篇名也

訂義疏鄭目錄云曲禮者記五禮之事集說曰經云曲禮三千言節目其多如是也廷華案曲當如其次致曲之曲盖偏而不全之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疑義疏曲禮者以屈曲行事故曰曲藝文志云帝王為政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陸氏德明曰此委曲說禮之事

廷華案屈曲委曲穿鑿無當二禮詳之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母音無儼本亦作嚴

訂義註禮主於敬儼矜莊貌安定審言語也

疏夫人計慮狀

必端慤故明矜莊之貌如人之思也劉氏曰此君子修己以敬而其效

至於安人安百姓也廷華案儼若思二語一敬而已

儼然之貌兼行動舉止言安則舒詳而不躁定則寧

靜而不浮

又案諸家皆分此為三愚謂首句是總冒語不應與下二語平列為三

疑義註人之坐思貌必儼然

疏大學云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

慮慮而思故知

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

疏易繫辭云言行者

君子之樞機鄭無取於行故變文為語

廷華案儼然之貌無處無之不必是坐又記不過以

思者之貌擬其儼然非真有所思也疏借下安定字

牽入大學定靜安慮求合坐思義既以下句安定混

入上思字中又以大學安定混入此註坐字中兩書

不俱悞耶

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教五報反長竹反從足用反

樂音洛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疏此敬慎之道朱子曰此篇雜取諸書精要語

集以成篇文不連屬如首四語乃曲禮古經之言教

不可長四語不知何書語又自為一節皆禁戒之辭

應氏云敬之反為教情之動為欲廷華案志以意氣

言故戒其滿樂以嗜好言故戒其極

疑義註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疏天子宮縣

以下皆得有樂但主歡心當自抑止故樂記云樂盈

則反此承上言人君敬慎之道

廷華案曲禮當如朱子說雜引舊文各自為義不必

強作聯絡又此兩節皆泛舉修己之道不專指人君

聖賢教人每合聖功王道言勿因安民遂以君道目之也桀紂之說太過至所謂樂者凡樂心之事皆是疏專以聲樂言非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狎戶甲反

訂義註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心服曰畏知惡知善不可以己之愛憎誣人之善惡散謂已有蓄積見貧窮者則散以調救之若宋樂氏疏義二十九年傳應氏云安者仁人之順遷者義之決姚氏曰首冠賢者蓋數者非其人不能也廷華案上安安止之義下安理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可安遷所謂徙義此賢者人已各得之道六而字各從異處見不疑滯之妙

疑義註如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疏先子謂曾參不四科故曾參安安能遷謂已今安此之安後有害當

能遷咎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義公二十九年左氏傳近之

廷華案四科當如朱子集說第據從陳蔡者言之不然則曾子斷無不在德行中之理也若以不在四科為心服子路之由豈不大悞至安安能遷自當以學

問言鄭第言利害其義已淺重耳說尤失之遠矣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無求多難乃旦反胡懇反

分扶
問反

訂義註母苟得為傷廉母苟免為傷義疏分者眾人
之物共分之也陳氏集說曰母苟得見利思義也母
苟免守死善道也母求勝忿思難也母求多不患寡
也廷華案陸氏以分為扶問反是分所應有之物也
疏又作分人以財之分蓋人我共有之財雖分所
應有亦須共分
之也姑存之

疑義註狠閱謂爭訟也詩云兄弟閱於牆

廷華案此闕狠之狠不當專以爭訟言

疑事母質直而勿有

訂義朱子云二句連言母質少儀所謂母身質言語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直而勿有者謂陳我所見聽被決擇不可據而有之
專務強辨不然則身質言語矣廷華案質正也

疑義註質成也被已皆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

智直正也已若不疑則當稱師友正之謙也疏人多
未知而

為已知故戒之云彼已俱疑而來問也質成也若
已亦疑則母得成言之故孔子曰不知為不知

廷華案二句當如朱子連言下句即足上句勿有即

是母質非二義也據少儀身質言語註言聞疑則傳

疑若成言之或有所悞其說較此稍明然於身字終

不見分曉此註即彼義其說竟不可解蓋註既以質

為成言則成言即傷智胡乃云不然則傷智疏云來

問已質成則以質為質問之質不知質問則何必戒
乃又云毋得成言之則又以質為質成之質不可解
也又下句註其說亦明但與兩句開說語意不符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夫音扶鄭作方於反非齊側皆反

訂義疏尸居神位坐必矜莊當如之廷華案齊者專

致其神明之德舉動不苟故以為立者之法案集說補正云

祭前有齊祭前齊敬之容亦齊也祭時立而而不坐故立者以為法此非得脩一說存之

疑義註若夫言欲為丈夫也如尸視貌正如齊磬且

聽也疏磬之所殺其形必曲人之倚立亦然

廷華案朱子述劉厚父云此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

昭文張金君寫定續經解

之辭云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

齊弗訊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未得為人子之

道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不知其

然乃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悞矣據此則夫當如是

丈夫之說雖巧實拙又孟子所謂丈夫是何等抱負

坐立二語如何槩得丈夫之義又如尸不可止以視

貌畢之磬且聽說與如齊義亦不符

禮從宜使從俗使色吏反

訂義呂氏曰敬者禮之常禮時為大時者禮之變體

常盡變則達之天下周旋無窮應氏曰大而百王百

世質文損益之時小而一事一物泛應酬酢之節又
 曰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所以入國而必問俗也
 廷華案禮合制禮行禮言之使出使也宜即齊其政
 不易其宜之宜俗即入國問俗之俗不易其從可知
 疑義註禮從宜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
 侯卒乃還春秋善之疏相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
襄十九年齊侯環卒士匄乃還公羊大其不伐喪使從俗亦事不可常也牲
 幣之屬則當從俗所出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
 不以為禮鬼神不饗疏出聘之法皆出土俗牲幣以
物故云使從俗也疏皇氏云此二者丈夫為君出使之法禮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從宜與使從俗互而相通

廷華案禮字宜字所該甚廣註獨以士匄還師言之
 雖行師為軍禮又進退各有所宜於記文非不彷彿
 然於禮之全體大用已成隔膜則非正訓也至出使
 之事不一不當止以牲幣言況以牲幣為土俗所出
 是以俗為土宜之宜也是不可解皇氏丈夫說即上
 註之義不知上二句出大戴記此二語又別有所出
 求嘗與上二句連文況丈夫說本不足掇述耶又二
 語本兩開說何互相通之可言乃以出使貫之非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別必列反

疑義疏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麤者為小功以下服精者為疏決嫌疑者若妾為女君期女君為妾若服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為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得禮為是失禮為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廷華案嫌疑同異之屬在五禮者甚眾即以吉禮言祖禰昭穆親盡則挑定親疎也疑君疑臣君迎牲而不迎尸決嫌疑也獻賓於西階獻兄弟於阼階別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異也至合禮為是失禮為非其事則又多矣喪禮特其一耳記義恐不當以此槩之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說音悅

訂義註君子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陳氏集說曰悅人已失處已之正況妄悅乎躁人辭多君子之辭達意則止

疑義註妄說近於佞媚不辭費為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疏禮動不虛若說人之德則爵之間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為妄說近於佞媚廷華按註既謂不以其道為妄說則即是佞媚何止於

近疏所謂說人之德似乎兼喜好言論二義言若問人之寒則止為言說之說不但非記義亦非鄭義也下句註主踐言義是亦一說但於費字義尚隔一層故取陳說解之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訂義疏不好狎狎而敬之也廷華案不踰節欲不可從也不侵侮教不可長也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

訂義註踐履也言履而行之言道言合於道質本也禮文飾耳廷華案踐言即承上修身說質者如繪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有素也集說云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云禮之質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

訂義註尊道藝也朱子云取於人者為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來學往教即其事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註學或為御

訂義註宦仕也班次也蒞臨也莊敬也疏宦與學二者俱應事師周禮都宗人註云祠謂報賽宗伯註云

求福曰禱得求曰祠道德以下並須禮以成故君子
以恭敬明禮陳氏集說曰道猶路也事物當然之理
人所共由故謂之道行道而有得於心故謂之德仁
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四者皆以
禮而成蓋禮以敬為本敬者德之聚也立教於上示
訓於下皆所以正俗然非齊之以禮則或有教訓所
不及者故不脩爭見於事而有曲直分爭則曲直不
相交訟形於言而有是非辨訟則是非不相敵禮所
以正曲直明是非也故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一主於義一主於恩恩義非禮則不定事師所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明道也非禮則不相親愛班朝廷上下之位治軍旅
左右之局分職以涖官謹守以行法威則人不敢犯
嚴則人不敢違非禮則威嚴不行誠出於心莊形於
貌供給者謂奉薦牲器皿之類樽裁抑也禮主於減
廷華案恭敬禮之體樽節退讓禮之用體用備則道
德以下胥舉矣

疑義註摶超也

疏節法度也言疏道者通物之名德時超於法度

者德理之稱仁是施恩及物鄭註周禮云道多才藝

德能躬行非老子之道德也能氏云此老子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上謂公卿大夫下謂

士也君必南面臣子北面公卿大夫列位於上士列位於下兄弟後唯禮能定也

廷華案摶當以集說裁抑義為的註以為趨謂趨於法度其說不經至道德仁義古制多訛如才藝躬行反以愛言仁其大槩也陳氏說本宋儒其義至精若通物得理之說非不稍近然亦不甚分曉熊氏引老子為正不亦悖乎若君臣上下之義如有親有義及君仁臣忠等說具有精理僅以位言之疏矣且上下亦不當止以公卿大夫士言也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

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麀音憂

訂義疏爾雅云猩猩小而好啼郭璞山海經云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趾封谿縣出猩猩狀如獾狔聲似小兒啼陳氏集說曰聚猶共也獸之牝者曰麀姚氏曰味禽獸之心可見禮以在心者言廷華案此欲人以禮存此幾希也

疑義疏爾雅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猩猩是獸今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

之小禽獸史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註周禮云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雁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廷華案猩猩獸也曰禽者或悞是為禽獸連文及之非獸亦可謂之禽也孔疏徧采諸書以為獸可言禽之証不知易之三驅未聞禽即是獸司馬小禽大獸亦互文見義六摯禽多獸少曰禽者蓋舉多者言之不足以見獸之為臣也若鳥獸未孕及鳥獸總名等說皆於經無據至訓禽為擒則穿鑿尤甚矣補正云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盧植本禽獸原作走獸可見此疏之外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訂義註太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三王之世禮始興焉陳氏集說曰太上惟貴德足以及人禮至三代而備

疑義疏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故含神霧宋均註云北極天皇其精生人則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也鄭註中候敕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宋均註援神契引甄曜度數燧人伏羲神農為三皇

譙周古史考亦然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為三皇
孔安國則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並與鄭不同此
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註中候敕省圖云德合五帝
座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
有虞氏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中
候握河紀云皇道帝德是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皇
則道多德少五帝則道少德多道德經云上德不德
其德稍劣於常道則德劣於道仁劣於德義劣於仁
禮劣於義

廷華案周禮外史三皇五帝之書註謂即楚靈王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謂三墳五典是三皇五帝本有書也疏引孝經緯謂
三皇無文五帝畫象則顯然與周禮不符緯書之不
足信審矣愚嘗謂史記多用緯書而天官書尤甚然
本紀始於黃帝五帝又始於黃帝如此疏所引含神
霧敕省圖運斗樞甄耀度文曜鉤握河紀三皇等說
曾不一及其言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此是子
長第一卓見但黃帝之後顓頊以前不載少昊余每
惜之然較司馬貞所補三皇紀則醇正多矣此疏則
更省於貞據顓達序稱皇甫侃為詳正以熊安違背
本經多引外義其說甚明而疏中又多引安說至荒

誕如三皇五帝之說亦錄而登之於書則孔亦自不免多引外義之譏也今就其說論之白虎號及孔安國所謂三皇熊固謂無據矣若宋均譙周說熊亦自以為本之曜曜度則與鄭所據之運斗樞等胡獨是鄭而斥宋况白虎通原不見所據若孔安國則實本易繫傳言之則尤不得謂之無據也且據宋均註含神霧亦特謂天皇火帝其精主人未嘗言帝皇也熊則自以為三皇以其生為得氣不知其精生人人盡得氣何獨三皇又案朱子云一國三公且不可况帝而有六盖因鄭合耀魄寶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招拒汁光紀為六天故言之余據家語云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謂北極既有天皇大帝太微不應又有五帝其以為五帝當因太皞等五人帝得名而鄭註省敕圖乃謂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非倒置耶且即據大宗伯蒼璧禮天柱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為赤精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皞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元冥食焉四帝皆本月令則雖不言黃帝而季夏之為黃帝可知是鄭既以羲農女媧為三皇又移羲農為

五帝則鄭本無定論也況鄭所謂五帝者止於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熊所謂五帝者則去太皞炎帝增入高辛陶唐有虞則既與鄭說不同又以六帝為五帝其數又不合乃自為之解曰以合五帝座星故六帝亦稱五帝如其說五帝合五行之德三皇得天皇之氣其理一耳星之座只有五故六人帝亦只稱五而不稱六則天皇大帝之星只有一三皇亦應只稱一而不稱三乃皇之稱三如故而帝獨減六而為五不可解也至道德仁義其指本一乃據握河紀皇道帝德說遂為行道行德之分又因老子上德不德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說遂為德劣於道仁劣於德等說妄誕不經亦已甚矣故詳之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訂義陳氏集說曰禮者安危之所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無禮而安者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訂義註負販者尤輕佻志利宜若無禮焉陳氏集說

曰負者事於力販者事於利雖卑賤不可以無禮註

以一人言正義也集說以一人言亦得備一說故並存之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之懾

反涉

訂義註懾猶怯惑疏怯惑畏人心志不遂何胤

曰富貴所以驕淫貧賤所以懾怯以內無素定之分

而與物為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內而在外者莫能

奪矣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

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

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

期願朱子云十年曰幼為句絕學字

訂義註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居宿於外學書記有室有妻也妻稱室艾老也指使

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傳傳家事耄憊

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音耄又及之悼憐愛也不

加刑者愛幼而尊老也呂氏曰艾髮蒼曰如父色也

人壽以百年為期故曰期有待於養故曰願疏傳昭

傳

疑義註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疏庶子年老

孫而鄭註云宗子者為喪服有宗子孤為殯鄭云言

孤有不孤者謂父有廢疾若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

謂也今欲會成喪服義故引宗子之父一云宗子並

授家事非相傳之事此既云傳是上

疏二十而冠者庶人及士之子若卿大夫十五以上則冠故喪服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是也其冠儀與士同故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是也其諸侯大夫之子亦二十而冠天子之子則十二而冠天子諸侯之身亦十二而冠

廷華案凡授皆可謂之傳不第宗子始得為傳也但家事以祭為重鄭舉宗子言之於禮亦合若欲以宗子之父盡記文傳字之義則庶子將遂無所傳耶疏謂鄭欲會喪服義既不免移此以就彼至以五宗並為宗子之父則於上受祖父之說又有自為矛盾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據大傳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註謂大宗是為宗子父云繼稱者為小宗註謂小宗四與大宗凡五疏謂一是繼稱二是繼祖三是繼曾祖四是繼高祖是小宗四今謂合五宗言傳則繼稱之小宗亦在其中所謂稱者即此七十老而傳者也於祖父既無所受於子孫有何可傳耶有所傳亦不過如庶子授家事之說而已是矛盾也 又案儀禮賈公彥疏據左氏傳魯襄公事謂諸侯十二而冠又據金縢王與大夫盡弁謂天子亦十二而冠其言天子之子則先曰二十而冠又曰早冠其說甚多愚辨之已詳大槩謂魯襄

公之冠迫於晉悼一言其實非禮成王本未嘗幼即
據金縢言王弁則在既冠之後可知不應顛倒而說
也至天子之子賈且自無定見何足訓經詳禮此疏
十二而冠說與賈同至謂十五以上皆可冠是又賈
所未及者案溫公書儀謂十五以上冠其子又自謂
狗俗許其冠蓋本此疏言之此疏既無所據而忽為
十五之說書亦有所徇耳然記明言二十為得易為
十五以上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
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必告之以其制

訂義註致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几杖婦人安

車所以養其身體也

疏婦人能養人

安車坐乘若今小車老

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春秋傳曰老夫耄矣稱名

者君雖稱異之自稱猶若臣問隣國來問於老者制

法度疏行役謂本國適四方謂遠聘陳氏集說曰不

得謝君不許其致事如辭謝代謝皆却而退去之義

呂氏曰已國稱名者父母之邦不敢以尊自居也姚

氏曰若軍大事無可寄托則不得謝廷華案言大夫

不言士可知

疑義註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若辭謝之其有德尚
壯則不聽疏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下大夫自名士
相是禮云士大夫於他邦之君曰外臣是上大夫於
已君自稱下臣於他邦自稱外臣又鄭註玉藻云下
大夫於他邦曰外臣某是下大夫於已君稱名於他
邦稱外臣某此既自稱老夫宜是上大夫而從下大
夫稱名者既被君尊異亦謙退從下大夫
廷華案謝是臣自辭謝以去即致事意不得謝者調
君不允故謝之不得也註以謝為君辭之其說未合
以聽訓謝亦不可解又古卿大夫皆有德者為之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無德則即黜之矣何待致事始以有德無德別其去
留耶 又案君前臣名註謂大小皆相名是自名可
知玉藻乃有上大夫曰下臣下大夫自名之說兩文
不符故疏為之曲解也然如此記於外自稱曰老夫
蓋尊老之典故不限於士相見禮自稱曰外臣之例
也而於已國仍自稱名則君前臣名為一定不可易
之理明矣若如玉藻說則未七十之上大夫已不從
君前臣名之例而稱下臣而七十之老夫及不得
稱下臣而心從君前臣民之例是例置也疏為之解
曰被君尊異故謙退從下大夫例不知謙退隨事皆

可若臣子稱謂國體所繫焉得貶分以從之且即曰
謙退矣則謙於己國者亦當謙於他國乃一曰老夫
一則自名何卑亢懸絕如此註疏家特誤認玉藻說
為臣對己君之辭又見士相見禮於他邦有外臣之
稱與下臣之辭不同故益信玉藻為對己君耳然案
玉藻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臣下大夫自名
擯者曰寡君之君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是皆
為出聘稱為之禮則所謂外臣及自名者皆為對他
國君之辭故皇氏謂對他國君鄭註自名亦曰下大
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則豈有自名句為對他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國君下臣句為對己君如此恭錯之理由是言之則
玉藻所謂下臣為上大夫對他國君之禮士相見禮
所謂外臣及玉藻自名為下大夫對他國君之禮此
記所謂稱名則自對己君言之疏誤讀玉藻故并此
註亦誤以為謙也至所引士相見禮據彼經但云君
不有其外臣無士大夫於他邦君曰外臣之說玉藻

疏云下大夫自名為對己君疏意蓋以自名者單稱其名

鄭以外臣某為說是對他國君則加名於外臣之下

也曰是說尤屬支離據彼註云自於他國君曰外臣

果是註明以外臣某為自名解也且不但註即彼疏

亦云君前臣名稱下臣某則焉如此記所云稱名不

為之說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訂義註從就也問當謝不敏應氏曰几杖非長所無
孰弟子之役其禮然耳

几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七清

性反

訂義註安定其牀衽省問其安否醜衆夷猶儕也疏
溫清四時之法定省一日之法陳氏集說曰溫以禦
其寒清以致其涼一朝之忿忘身及親故在羣衆儕
輩之中一於遜讓廷華按溫清定省所以安父母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身不爭所以安父母之心疑義疏內則云同宮則鷄
鳴異宮則昧爽而朝廷華按內則只有命士以上異
宮及昧爽之說無同宮鷄鳴說疏因其宮之前言鷄
鳴者不一惟異宮不言鷄鳴故為此說且謂自子事
父母以下孺子早寢以下皆為同宮禮耳然按彼數
節中言子言婦言男女未冠笄者言內外俱曰鷄鳴
即以彼為同宮豈異宮者遂可不鷄鳴而起且據喪
服傳東宮西宮南宮北宮註云同宮亦有隔別則自
孺子而外非盡在昧第之間與異宮原不甚相遠起
則俱起朝則俱朝抑搔扶持則俱抑搔扶持非命士

以上家風獨精也又據文王世子言文王朝於王季三日鷄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此亦命士以上禮一言昧爽一言鷄鳴二說不同何也要知朝是見親之時問則猶未朝也合兩說斷之則鷄鳴衣服時供有問節朝則俱與昧爽亦非有定刻要以父母起時為斷據彼記及所下氣怡聲節言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是父母起盥時耳彼記未冠笄者昧爽而朝今進盥而長成在可知朝皆以昧爽為斷也但前數節少昧爽字故疏造為是說不知此亦互文見義不當曲為之說且彼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記孺子蚤寢以上固疏所謂同宮者乃未冠笄者亦昧爽而朝則烏得以同宮鷄鳴斷之况內則本無此語乃冠以內則云三字何也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廷華案三當作去聲

訂義註車為則身所以尊者脩卿大夫士之子下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其不敢受重賜者心也如此而五者備有焉周禮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僚友官執友志同陳氏集

說曰孝之所該者大故其稱最廣慈弟仁信皆孝之事也廷華案不受之心孝也孝外又有此四稱者蓋皆孝所推暨各執其所施於彼者稱之要知兄弟等即在州閭鄉黨中慈弟仁信又由孝而廣之耳

疑義註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

衣服三命而受車馬

說此約大宗伯文大宗伯一命受職職則爵也又三命受位令

言車馬者但三命受位即受車馬故以車馬言之舍文嘉九賜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四朱戶五納陛六虎

賁七斧鉞八弓矢九秬鬯此非九賜之三賜也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尊遠

於君

廷華案大宗伯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此註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雖約畧言之而位與車馬迥乎不同若謂受位即受

車馬故以車馬言是位及以車馬掩也要知鄭第因

記言王賜車馬故言三命然必以大宗伯為說何怪

支離况車馬有不可以三命者如大學朱子集註以

畜馬乘為士初試大夫蓋鄭說也彼疏據書傳謂士

飾車駢馬之士也按典命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四

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則三

命賜車馬惟大國之卿與此合然乘馬始自大夫若

必為卿而後賜之則大夫無車馬其於大學註不自

相矛盾耶竊意三當即論語三思後行之三作去聲

言賜之稠疊也若欲湊合三命宜與禮不符至含文
嘉說特約畧後世九錫言不可為訓天子諸侯之子
說亦贅蓋此止當就卿大夫子言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
對此孝子之行也

行下
孟反

訂義註敬父同志如事父陳氏集說曰謂之命之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訂義註反言面者從外來省親之顏色有常有業緣
親欲知之陳氏集說曰出則告違反則告歸有常身
不他往有業心不他用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恒多不稱老

訂義註不稱者席敬陳氏集說曰平常言語自以老
稱則尊同於父母而父母為過老不稱者欲安父母
之心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
隨之

訂義註肩隨並行而差退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訂義註席以曰人為節

疏古者數橫席而容四人四
人則長者居席端五人則異

席此羣居之法若禮席無同坐法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訂義註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為奧道有左右

門謂棖闥之中央

疑義註謂與父同宮者也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

宮

疏異宮則不禁者有命既尊各有臣僕子孫當敬已也

陳氏集說曰古者男

女異路路各有中

廷華案冬溫夏清至此相去不過十百而言同宮異

宮者再何其念念在此耶前文之非不必言矣此亦

有不可解處蓋當尊之禁本不問宮之同異今謂同

宮者禁異宮者否豈命士已上其子遂可當父之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耶疏為解之謂命士已上各有臣僕子孫當尊已不

知不命之士即未有臣豈遂無僕與子孫則其敬一

也何以有禁不禁至衢路止有男左女右車從中央

之制未聞路各有中而人行中道者此道當指堂塗

之等不必遠求之也

食饗不為槩

食音嗣饗又作享

訂義註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陳氏集說

曰食饗如奉親延客祭祀之類

廷華案儀禮有食禮饗禮及燕禮此君親

待賓客之禮有司主之自經式此言不為槩則平常飲食之禮故陳推廣言之

蓋順親之心不敢自為限節也

疑義疏熊氏云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孫無行賓之事

廷華案熊據上人子言說非不近但父有待賓之事牲牷酒醴不必父自經理人子當贊襄之此亦槩不槩所自起也如必以傳家事為說迂矣

祭祀不為尸

訂義註尊者之處疏尸代尊者之處為其失子之道然則尸

卜筮無父者呂氏曰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者主人之子使父北面事之人子所不安故不為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陳氏集說曰先意承志也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

親也訾音紫

訂義註為其近危辱也疏危解不登高不臨深辱解不苟訾不苟笑服事

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為卒才忽反有非常且

嫺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疏相毀曰訾不樂而笑為

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已苟譏毀非笑之皆非彼所欲

必反見毀辱故不為也廷華按此已笑為非笑與訾一串說雖不如呂亦得一脩

之說存呂氏曰苟訾近於讒苟笑近於諂服闇者欺人

所不見登高者行險以微幸是忘親也非特忘之不
令之名且將加之皆辱道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訂義註為忘親也陳氏集說曰親在而以財專人是
有離親之志死為報仇讐疏許友報仇而疏家事統於尊故無

私財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純諸

訂義註為其有喪象也純緣悅緇也疏冠純謂冠飾

也緣玉藻曰縞冠立武子姓之服也疏證冠純有吉凶
也疏證冠純有吉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編冠是山明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疏此證有素為

吉山無服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疏此證有素為

編冠既祥則縞冠素紕何疏證不純姚氏曰純當作本字廷華案此亦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訂義註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當室適子也深衣

曰孤子衣純以素陳氏集說曰非當室則不然

疑義註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

為孤也疏三十以外遭喪者服除即得純采

廷華按人子於父母之喪若將終身雖喪期不敢或

過不妨以不純采者存終身之意何論代父與不

幼子常視母誑

誑或作廷註視今示字

訂義註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教之無欺誑陳氏集

說曰所以習其誠姚氏曰視如字謂父母常察其誠

否也

廷華案兩說皆合姚說尤喫緊

童子不衣裘裳

衣於既反

訂義註裘太溫消陰氣使不堪苦

疏童子體熱不宜着裘疏童

子宜服勞著裘則不便也

立必正方不傾聽

訂義註正方不聽習其自端正疏不傾者不傾屬聽

左右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呬詔之則掩

口而對

奉芳勇反辟匹亦反側也呬如志反

訂義註提携謂兩手牽將行口旁曰呬掩口向尊者

屏氣也姚氏曰長者或從童子背後俯首與語則童

子如負長者長者挾童子於脅則如帶則然辟偏也

案姚氏又云長者側向童子語其首斜俯而背從之狀如負劍也亦可備一說

疑義註負謂負之於背劍謂挾之於勞詔謂傾頭與

語疏負謂置兒背上負兒當傾頭告之不正向之使

氣不觸兒

廷華案負劍二字合看不過是長者在後而與童子

語自童子言之則如負自長者言之則如劍是一事也從後與語身及首必側故口亦偏耳註說亦是此義但不分曉疏誤認負為真是自兒并以辟耳為氣不觸兒不知童子既可提携又能對答豈復須長者背負長者於童子亦不必氣不相觸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才用反

訂義註不越路與人言尊不貳也進為有所教使疏崔靈恩云凡言先生者謂年德俱高凡云長者直以年為稱也遭逢也趨疾也見而起敬故疾趨而進就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又不敢亦問故拱手而聽教也

疑義註先生老人教學者

疏書傳畧說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事大夫為父師士

為少師教於州閭

趨而退為其不欲與已同行

廷華案先生所指者廣不當第以教學言父師少師說尤無據士冠禮詳之至遭先生於道原不是同行特偶遇耳不與之言自應退而別行何不欲同行之可言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鄉同嚮

訂義註為遠視不察有所問陳氏集說曰高而有向背者為丘平而人可陵者為陵鄉長者所視恐有問

則即所見以問也姚氏曰鄉所視便應對也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呼火故反號呼也

訂義註為惑人陳氏集說曰指則惑見者呼則惑聞者姚氏曰此亦自

約其不謹處

將適舍求毋固

訂義註謂行而就人館周禮土訓辨地物原其生以

詔地求其類戴氏曰就館不能無求於主人然執其

所欲而必求之則非為客之義廷華案固求之堅毋

固者鄭所謂或時之無

疑義註固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或時之無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固字自當作固辭之固鄭以固為常似是臆說且初就館亦何舊常之可言

將上堂穀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

訂義註揚穀警內人不入不干入之私也疏室有兩

人故戶有屨此謂兩人體政者若尊卑不同則長者

一人脫屨於戶內故少儀云排闥脫屨於戶內者一

人而已熊氏以為一人之屨在戶內又戶外二屨則

三人也陳氏集說曰堂主人之堂也古人脫屨於戶

外惟長者脫屨於戶內言戶二屨則并戶內屨為三

人三人而言不聞於外必是密謀故不入也廷華按體敵則

二履止為二人有長者則二履為三人二說相兼乃備也

疑義疏屨人註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如鄭此言古人無問單複皆名為屨也

廷華案疏意不過以此記屨字該得舄字在內耳然

謂屨以槩舄則可若謂無問單複皆名為屨則即據

屨人言屨又言舄鄭註又明有複下单下之分烏得

謂其無問單複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局視瞻無面戶開亦開戶闔亦闔

有後有後人者闔而勿遂

訂義註奉局敬也亦開亦闔不以後來變先勿遂示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拒人

陳氏集說曰嫌於拒後來者故勿遂也

疏舉目而視恐覩人私

故必下局開戶之木凡常奉局之時必兩手向心而

奉之今入戶雖不奉局木其手若奉局然也回迴轉

廣有所視也陳氏集說曰入戶入主人之戶也開闔

如前不違主人之意也遂闔之盡也姚氏曰開闔非

客事或主人門闔客亦從而開闔之耳

毋踐屨毋踏席摠衣趨隅必慎唯喏

踏在亦反躡也摠若侯反提也

訂義註趨隅升席由下也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

應疏踐蹋也不得蹋先入者之屨也踏躡也席有上

下升當從下若從上升為躡席衣裳也

廷華案摠裳亦連衣故亦

衣趨隅向席之下角也唯諾應對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闕

闌魚列反闕于逼反

訂義註臣統於君闌門

檄中木也反門

闕門限也疏門

以向堂為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大夫士是臣不

敢自為賓故出入恒從闌東也不踐闕者一則自高

二則不淨並為不敬廷華按闌植在西門之中故東

西以此為判闌右傍臬而行不當棖臬之中也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

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

訂義註讓下賓也敵者迎於大門外聘義曰君迎賓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於大門外為猶敷也雖君亦然固辭又讓先入也肅

進也進客謂之道疏每門者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

夫一門寢門最內門也主人鄉應正席今又請先入

者一則嫌示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也二則重慎更宜

親之禮有三辭一曰禮辭二曰固辭終曰三辭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

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復音

訂義註入門者右就其右左就其左降下也謂大夫

於君

疏謂他士於大夫

也不輒由其階卑統於尊不

敢自專也就西階復其正疏就主人階是繼屬於主

人陳氏集說曰主人固辭者不敢當客之尊已也廷
華案自堂南面言則左為東右為西自入北面者言
則右為東左為西入門而右而左者謂主人入門轉
向右行客入門轉向左行及當階處乃轉向北行也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眾足連步以上
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註拾當為涉

訂義註級等也涉等眾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

併連步重蹠七何反跌連謂足相隨不相過也先右先

左近於相鄉敬廷華案天子之階九級諸侯七大夫

五士三上上階也北面升階右足在東左足在西先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右先左取賓主不敢背也

疑義疏上上堂也

廷華案記明言上階言堂者悞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室中不翔

訂義註帷薄之外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為容也入則

容行而張足曰趨堂上迫堂下則趨執玉不趨志重

玉也聘禮曰上介授賓玉於門外廷華按授玉門外雖堂下亦不趨

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

疏半躡之則每進六寸也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不翔

亦為其瓊行而張拱曰翔廷華案此論語疏帷幔也所謂翼如也

薄簾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廷華案大

夫士制無考姑存之據此則帷薄亦當門如屏也陳氏集說曰文為上武為

下故足曰武冠卷亦曰武執玉不趨不敢趨也室中

不翔不可翔也

並坐不橫肱

訂義註為害旁人陳氏集說曰為妨並坐者

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訂義陳氏集說曰為不便於受者廷華按此蓋尋相

授何必跪而致敬是當作坐蓋古人坐跪皆兩膝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地身直曰跪着足踵曰坐故訛坐為跪也或曰此本

不必跪以方着地即授不及坐故以為跪也或然

疑義註為煩尊俛仰受之

廷華案此不第尊者受之據少儀註謂尊者短則跪

孔疏所謂尊者短則卑者得跪而授之此註遂襲彼

尊卑說而言悞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記疑義卷二

曲禮第二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凡為長者奠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袂武世反拘如字又古侯反註扱讀曰吸

訂義註加帚則得兩手奉箕恭也此初執而往時也

弟子職曰執箕膺擣厥中有帚

疏弟子職管子之書篇名膺胞前擣箕舌

也言執箕之禮以箕舌向胞而帚置箕中箕是棄物之器故不持而尊掃時則以袂擁

帚之前

疏以一手捉帚一手舉

掃而卻行之扱謂扱箕

時也箕去棄物以嚮尊者則不恭

所謂執箕疏此掃

除之儀

奉席如橋衡廟居反

訂義陳氏集說曰如橋之高如衡之平姚氏曰如橋則

高奉也乃奉席之儀也註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

首尾然橋井上榑榑又作桔榑見莊子衡上低昂疏左昂右

衡衡橫也廷華案陳說直截註則少支矣然亦得備

一說而先陳而後鄭補正云古人橋皆言梁鉅橋是

請席何鄉請社何趾鄉同

訂義註順尊者所安也社卧席也坐問鄉卧問趾因

於陰陽疏趾足也坐為陽面而陽卧為陰足亦陰故所請不同也

席南鄉北鄉以西上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

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疏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在西方為

上坐在東方西鄉在陽則上左以南方為上坐在西方東鄉是在陰則上右亦以南方為上也○案南坐

下疑脫北鄉字北坐下疑脫南鄉字又記先言南鄉是北坐也疏見言南坐亦應改正

疑義註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案鄉飲

酒禮註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

階上東面與此不同也

廷華案上註謂升席由下此記言又如此則南北鄉

者升必自西東西鄉者升必自南矣鄉飲酒禮惟介

主人東西鄉升皆自南與此記合若賓席南鄉升乃

自西此疏謂鄉飲禮席與此不同是矣但止舉彼註南鄉及東西鄉之文則所以不同之處仍未見分曉而遽謂之不同不亦混乎況此與彼經介主人席本合耶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文註文或為杖

訂義註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

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疏飲食之客疏不須相對

文王世子當有註字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

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也案三尺三寸三

分說無考姑存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訂義註撫之者答主人之說正徹去也去重席謙也

疏禮器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是尊者多卑者少故主人為客設重席客謙而自徹也乃坐客安

亦安也疏謂撫以手按止之不聽主人之正席也踐

坐將坐也陳氏集說曰跪而正席敬客也廷華按主

客敵正席而跪無乃過情此跪亦當作坐說詳上重

席必因人而加如鄉飲酒公席三重公辭一席乃去

一席以尚有再重之席也故主人亦不辭若大夫再

重大夫辭主人對而不去席以去加席則與常人等

無以表尊也此客徹而主人固辭也則不當去可知
矣疑義註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子弟
廷華按此凡客禮皆然不應執講問為說况講問在
朋友多有之非卑於賓客也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訂義註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疏路中寒及所

以來故廷華按問其安否勞之也問其來道之言也

將即席客毋忤忤兩手握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忤才洛反齊音

咨撥半末反蹶求月反

訂義註齊下緝蹶行遽貌疏即就也衣裳也謂兩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挈裳令裳下緝去一尺恐衣長轉足躡屨之劉氏曰

將就席須謹容儀毋使有失而可愧忤也坐後更須

整疊衣衽毋使撥開廷華按增額撥開也又古人以膝坐久

則膝不安而易於蹶動廷華按行遽是即席時此在坐後而義相兼乃備

疑義註非顏色變也疏就席顏色宜莊不得變動顏色撥發揚貌疏

此明弟子講問初來之法

廷華按顏色變與忤字義竟成隔膜語發揚說未的

又此乃泛言即席之儀不當仍以講問為說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訂義註廣敬也在前謂當行之前疏書策者策篇簡

也坐亦跪也

廷華案朱子云兩膝著地尻著其上而稍安者為坐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

故古字坐跪通也

踰越也廷華案即席時本無書策琴瑟坐

後或有事於此遂置之當行之前故坐而遷之也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

津盡

忍反僂士鑑反

訂義註盡後謙也盡前為汙席也執猶守也僂非類

雜疏虛空也謂非飲食坐也盡後玉藻徒坐不盡席

尺是也古者俎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近後則濺汙

席也玉藻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必安者凡坐

好自搖動故戒之毋僂言者長者正論甲事不得輒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以已事雜之也廷華按初坐貌必莊當執而不變

葉又

註以僂為暫其義悔刪之

正爾容聽必恭毋勑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勑初交反又初

教反

訂義註恭者既悅文敬勑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為

已說也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各當由

已疏當自己心斷具是非不得則古稱先言必有依

聞他人之語輒附而同之也

援也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訂義陳氏集說曰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雜亂尊

者之言也

廷華按下句即註說但此少
無兩義乃備故去鄭而取陳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訂義註起若今樞衣前請也

疏漢時受學者此法業謂篇卷也

廷華案業謂所習業其類多篇卷特其一耳

益謂受說不了疏謂不解欲師更

明說之子路請益曰無倦陳氏集說曰請業者求當習之事請益者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也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訂義註應辭唯恭於諾

廷華案王藻父命呼唯而不諾註云唯速而恭諾緩而慢

陳氏集說曰父以恩師以道故敬同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毋餘席者必盡其近尊者之端

廷華案此謂已所坐席端

近尊者處也疏先生坐一席已坐一席已必坐於近尊者之端蓋欲親近先生且闕下空處以待後來者

見同等不起不為私敬也陳氏集說曰所尊敬謂先

生長者有德有位之人也席近而生於其端則應對

審也同等於已無尊卑故不為之起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訂義註燭至起異晝夜

陳氏集說曰以時之變也食至起為饌變

上客起敬尊者

燭不見跋

見賢遍反跋本末反

訂義註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

疏客以夜

深主倦故
欲辭退也

尊客之前不叱狗

叱反

訂義註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倦嫌若風

芳鳳反去之

疏叱狗則若厭倦其客欲使去也

疏卑客亦當然也方氏曰不以至

賤駭尊者之聽

讓食不唾

訂義註嫌有穢惡

陳氏集說曰嫌似鄙惡主人之饌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撰似轉反莫音暮

訂義註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

疏自執杖在坐著屨以初脫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在側也疏志疲則欠體疲則伸視視庭影也禮卑者請

進不請退退由尊者此尊者欲起故得請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更平聲

訂義註離席對異事也

疏更端別事也事異宜新更敬故起對也

君子必

令復坐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間音

訂義註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間有所白也屏猶退也

隱也疏告告君子也屏者侍者各自屏退左右避之

陳氏集說曰居左則屏於左居右則屏於右呂氏曰

不敢干其私也廷華案侍者恐復後君子又有所命也

母側聽母噉應母淫視母怠荒噉音古呼反音呼

訂義註皆為其不敬淫視睇眦也疏淫謂流移也目當直瞻視不得流

眦動邪也怠荒放散身體也疏放縱人當正立不當傾

歌側聽人之言也噉謂聲響高急如呼也應答宜徐

徐而和陳氏集說曰上言聽必恭側耳以聽非恭也

疑義註側聽耳屬於垣噉號之聲疏側聽嫌聽人之

私也

廷華按此泛言凡交接視聽之儀聽不過在與人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行及坐時側耳則聽之不恭故戒之何必探人之私始當誠且與人相對又何屬垣之有乎號呼亦與應聲不合也

遊母倨立母跛坐母寢寢母伏倨音據跛彼義反又波我反

訂義註跛偏任也廷華案說文跛行不正也偏任則即跛能履之跛亦不正之一端耳

伏覆反芳伏也疏遊行也倨慢也跛偏也立宜如齊不

得偏也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卧當側或仰而

不覆

飲髮母髦髦徒細反註云或為犛

訂義註髦髮反皮義也廷華案詩廊風不屑髦疏髦一若髮並髮也言人髮少聚他人

髮益之周禮追母垂餘如髦也疏古人重髮以師所謂次也

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連起

訂義註免去也疏冠著於首不可脫也袒露也雖疲勞厭患其衣而不得袒露身體雖暑熱亦不褰裳取涼也陳氏集說曰不當免而時不可免有袒而割牲者因勞事而袒則褻褻揭也涉淺而揭則可暑而揭其裳亦為褻也

疑義疏以上諸事條目誠侍者左右屏隱之人也既屏隱好生上事故宜兼誠陳氏集說曰免音問喪冠廷華按記本雜采諸說訓詁家必勉強連絡之適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沾滯又免有二義一音問為喪冠檀弓免也是也一如字是脫冠免冠徒跣是也平素無着喪冠之理當以孔氏脫冠為是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

上時掌反

訂義註屨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側不當階為妨後升者疏長者在堂則脫屨於階下而不上堂若長者在室則上堂而不入室解屨脫屨也屨頭鼻綦繩相連結之脫則解之廷華案不當階則在階側故下就屨亦屏於側也

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

訂義註屏亦不當階疏升時解置階側令下先往階側跪取之屏退也謂不當階廷華按屏於側蓋申明上意謂就屨取屨皆退於階側為之

疑義註謂獨退也疏或獨暫退就猶著也

廷華按就屨之禮凡退皆然何論獨與非獨與暫與非暫當云獨退長者不送之者至所謂就者謂往置屨處取之乃著之也註以就為著誤矣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註遷或為還

訂義註謂長者送之也不得屏遷之而已疏既為長者所送則

於階側取屨形之面而長者著之也疏俯而納屨者既取因俯身而長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者而納足著之不跪者若跪則足向後不便故俯也然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耳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訂義註為于人私也疏兩人併坐併立恐離兩也不密有所論故不往參

出中間者若兩人併立當已行路則避之不當出其

中間應氏曰恐其散而不成列故謹之方氏曰兩相麗謂之離三相

成謂之參

男女不離坐不同梳枷不同巾櫛不親授梳羊支反枷音架

訂義註皆為重別防淫亂不離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室也梳枷衣也疏不親授者內則曰非祭非喪不

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
取之陳氏集說曰巾以洗潔櫛以理髮四者皆所以
遠私褻之嫌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嫂又作嫂
漱悉候反

訂義註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

裳賤

疏尊之者
弟之尊兄

陳氏集說曰不通問無問

遺之往來也

廷華案嫂叔雖疏寒暄起居亦當
有問此不通問當以陳說為是不漱

裳亦敬父之道也

疑義註通問謂相稱謝也庶母賤可漱衣

廷華按謝字無謂庶母雖卑何至以賤目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訂義註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

也疏梱門限也陳氏集說曰內外有限男不言內女

不言外廷華案男當言外不及內事女當言內不及

外事所以遠別也梱之名限亦以此與

疑義疏男職在官政不得令婦人預之故云外言不

入於梱女職謂織紵男子不得濫預故云內言不出

於梱

廷華按外言不入是男子不預內事也疏乃云婦人

不預男職內言不出是婦人不預外事也疏乃云男

子不預內事則二語皆反說矣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訂義註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

疏有二纓一

者纓內則云男女未冠笄給纓是也一是許嫁時繫纓昏禮云主人入親說婦纓鄭云婦人十五許嫁著

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又大故災變

若疾病乃入也疏女已許嫁則有官列為成人廷華

案言女子則不入其門者謂其父也

疑義註女子有官者亦謂不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

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

疏莊元年蔡王姬之館外公羊傳云何休云羣公子魯侯

諸女也其宮卑不可以處王女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按女子少長當別室居之註謂女子有宮及所

引公羊傳說是也但必曰命士以上豈不命之士及

庶人之家男女遂可無別耶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勿與同席而坐勿與同器

而食

訂義註不同席而坐亦遠別也疏女子者鄭註喪服

云重言子是別於男子不云姪及父

廷華按言姑則有姪言子則有

父惟云兄弟者姪與父尊卑禮殊不嫌也熊氏以為

未嫁亦然嫌嫁或有異故明之陳氏集說曰專言兄

弟遠同等之嫌

疑義註女子十五不出嫁與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同席遠別也

廷華案內則十年不出謂十歲以前皆處於內也此註引之不知所指且記明言已嫁而反亦不應添入成人成人者喪服傳所謂成人而未嫁者也

父子不同席

訂義註異尊卑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本或作不相知名謂衍字

訂義註見疑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重別

有禮乃相纒固䟽昏禮六禮二曰問名幣謂聘之玄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纁束帛也廷華案昏禮納徵纁束帛儷皮廷華按昏禮納徵之後

乃請期親迎所謂友親也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告鄉黨僚友以

厚其別也齊側皆反

訂義註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廷華案記言常人昏取法不專謂判妻因

告君連氏書之以告君昏禮凡受女疑幣之禮皆於

廟為神席以告鬼神疏昏禮納采主入謂此也為酒

食會賓客也厚重慎也陳氏集說曰重慎男女之倫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取本亦

訂義註為其近禽獸也疏郊特牲曰無別妄賤或時無義禽獸之道也

非勝取之於賤者也無本繫疏勝同姓之各女明知姓

姓不知疏卜卜得吉者取之廷華案同姓則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遍見賢反

訂義註辟同嫌也婦疏於寡有見謂有奇才卓然廷華案見

當以德鄭特以外眾人所知陳氏集說曰若非有好

德之實則難免好色之嫌故取友者謹之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訂義註謂不在賓客中使人往者疏已有事羞進也

言進於客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疏少儀以乘壺

人不斥主人昏禮不賀疏解所以不言賀主人昏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賀人之序也既云賀取妻而其辭則不稱賀也疏某子賀者名使某使者

名也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骨為禮

訂義註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

一坐再至應氏曰無財不可為悅而財非貧者所能

辦非強有力者不足以行禮而強有力非老者所可

勉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訂義註此在常語中為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

諱之隱疾衣中之疾疏體上疾在外者雖不得言

尚可指摘此則無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為醫疏名
子不以本國者不以本國為名故杜氏註春秋桓六
年傳云不以本國為名如是他國即得為名故桓十
二年衛侯晉卒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是也不以日月
者不以甲乙丙丁為名殷家得以名殷賈不諱名故
也然按春秋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者周末亂
世不能如禮或以為不以日月二字為名也案桓六
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申繻對曰名有
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杜註云若
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發以類名為象若仲尼首象尼丘取於物為假若伯
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為類若魯莊
公與桓公同日生名之曰同也按傳文云不以官不
以畜牲不以器幣此記文略耳傳云以官則廢職以
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
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三山杜註
云司徒改為中軍司空改為司城魯獻公名具武公
名敖按國語范獻子聘魯問其教之山魯人以鄉名
對獻子云何不云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
此等所以皆為名者以其不能知禮故申繻言之周

人以諱事神者謂周人諱神之名而事神其名終沒為神之後將須諱之故不可以為名也

疑義註隱疾謂若黑臀徒孫黑肱矣疏晉二年有晉公子黑臀昭元年有楚公子黑肱

年有楚公子黑肱由亂世不能如禮

廷華案此隱相非疾也可槩謂之不如禮乎

男女異長

訂義註各自為伯季也疏冠禮伯某仲叔季惟其所當女則春秋伯姬叔姬是也

○案疏引含文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樂詳儀禮又引禮緯云嫡長稱伯庶長稱孟亦不見所據並刪

去陳氏集說曰示不相干雜之義也

男子二十冠而字冠古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成人矣敬其名也陳氏集說曰冠義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廷華案冠而字

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內則子生三月父名之冠禮既冠廣字之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訂義註對至尊大小皆相名疏成十六年鄆陵之戰

鍼曰書退是書之子對晉侯而名其父也

女子許嫁笄而字

訂義註以許嫁為成人陳氏集說曰許嫁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皆成人之道也

人之道也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蒜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

殺戶交反其俱反餼徐音海以制反

訂義註皆便食也疏此有三便一則純肉在石先取

既在左羹在右右手取醢骨體也而熟肉帶骨裁切

肉也切疏之內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殺在俎

疏春秋宣十六年王享士會殺載在豆庶公食大夫

有牛羊豕載是近醢醬者食之主謂饌本也此所膾炙皆

在豆羊豕公食大夫庶羞有牛淙庶羞有牛庶羞也處醢醬之左

言末者殊加也無葱淙禮正饌惟有加也淙在豆其以

類故知酒漿言若酒若漿耳疏卑客則有酒或漿或

有之則左酒右漿豆公食大夫設漿稻西此大夫士與賓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宜放公食禮云廷華案公食大

在西膳炙在西稻梁之南醢醬近席並與此同至黍

稷則在東稻梁則在左羹西與此記左右別且無脯

脩與此記左胸右末別又食饌先殺後左胸右末亦

便食也疏未邊在右取而擘之便也中曰胸廷華案

必厚不易擘疏醢醬共為一物案公食大夫註云鄭

故置於左註膳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脰脩此明置脯

修之法廷華案葱淙處末末字註無明文所謂醢醬

之左蓋本公食道醢六豆大槩言之末義仍未分曉

也案公食道醢六豆始以韭菹終以鹿醢則鹿醢為

彼六豆之末也此葱淙為殊加或亦為菹醢之末豆

與案郝氏敬以渠為
深謂肩也存之

疑義註處內處外敬之外內也

廷華案公食大夫禮牲俎及庶俎羞皆在南其外別

無他具此記與彼禮不同俎外或別有他具是不可

知若膾炙與載則同一庶羞耳又何外內之可言

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訂義註辭主人之臨已食若欲食於堂下然疏公食大夫禮

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簋梁右執酒以降是也註云與此同是臣於君則降也又公食大夫禮云大夫相食

賓執梁與酒之西序是敵者無降法也廷華按公食大夫禮敵者亦辭

則降等可知矣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穀之序偏祭之

訂義註延道也祭祭先也疏種種出少許置於豆間之地以祭先代造飲食之

也先進者主人所先進先祭之後進後祭之所其次

廷華案公食大夫先荐菹醢次設俎次設黍稷其祭也先菹醢次黍稷次肺黍先於肺肺在俎是後進者

亦先祭也此記又別為一體矣公食大夫禮魚腊酒醬不祭朱子曰

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撤去姚

氏曰先進先祭後進後祭則偏祭矣又曰偏祭非複

乎按祭所先進承上祭食言謂飯也五穀進有先後

祭先進則不偏祭也偏祭承上穀言食不偏祭者五

穀總一穀穀不一牲故偏祭也按此似勝于註並存之

疑義註般謂歲炙膾也疏謂歲炙膾之屬

廷華案上註以般為在俎則牲體也據公食大夫牲

之序先牛次羊次豕據少牢牲體之具先肩次及肩

臂臠膊骼此註乃舍牲體而言歲炙膾是皆庶羞不

但與上註熟肉帶骨之之說自為矛盾且與下註分

般與歲為二之義相左矣要之祭食不止是牲體亦

不止是庶羞則所謂般者特般列之謂凡俎豆皆祭

不當專指

三飯主人延客食哉然後偏般飯扶晚反依字書食旁作下扶萬反二字不同今隨

俗音此廷華案編本作辨今改註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先食哉後食般般尊也疏純肉為陰帶骨為陽陽尊陰卑尊故後

也食之凡食般偏於肩廷華案此謂食至肩乃偏也食肩則飽也疏

年初食般次食脊次食骼次食肩是偏於肩故云食肩則飽○廷華案少年舉肩後不飯告飽故此註云

然又少牢舉而不食此註乃言食者蓋舉則有食道也廷華按少牢四飯乃食

哉又公食大夫記飲時乃食庶羞此云三飯當三飯

成禮者言也

主人未徧客不虛口徧本作辦

訂義註俟主人也虛口謂酌也疏用漿曰漱用酒曰酌公食雖設酒而不

用以酌但公食禮廷華案此酌當私客用客自酌以上具酒異於公食禮廷華案此酌當私客用客自酌以上具

酌不待主人飽主人不先飽也疏主人不先飽故客待之乃酌酌口也

尊客不待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訂義註賤不得執食與辭拜而已示敬也不拜者以其禮於己不隆疏親饋謂親饋於己廷華案侍者與長者異席主人與長者固必親饋於侍者則有親不親之別

又按註謂勸長者食以其無謂刪之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

訂義註不飽謙也謂共羹飯之大器也不澤手為汗

手不絜也

疏絜淨也澤手手必汗生則不絜淨一本作汗生不主主絜也廷華案澤即汗之澤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飯以手疏共食謂同事聚居非禮食有同器食法故不當厭飫為飽共飯亦同器宜絜淨澤則恐為人穢

疑義註澤謂接

乃禾反 澤也

廷華案接澤呂氏所謂摩手也摩手則汗生而有澤則接澤特澤所自來非澤即接澤也

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歡

搏徒端反歡悅反

訂義訂搏欲致飽不謙

疏共食取飯作搏則又歡嫌易多是欲爭飯也

欲疾

疏謂開口大歡汁入口如水

朱氏曰放謂放肆

而無所節流謂流而不知止

疑義註放飯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取飯若飯黏

廷華按註說亦一義但放字義不如朱說之順棄餘於篚等亦以臆言之

母吃食母齧骨母反魚肉母投於狗骨母固獲吃勝嫁反

訂義註吃嫌薄之似口舌中作聲反魚肉已歷口人

所穢疏人同器已齧殘投狗骨為其賤飲食之物與

犬故固獲不廉陳氏集說曰求之堅曰固固獲謂必

欲取之也

疑義註欲得之曰固爭取之曰獲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按獲得也無爭取義自當以陳氏合并說為是

母揚飯飯忝母以箸飯上飯如字下

訂義註揚飯嫌欲疾也疏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疏飯

忝當用七少牢說七註云七所以七忝稷是也

母噉羹母絮羹母刺齒母歡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享客

歡醢主人辭以羹噉他答反刺七

訂義註絮調也為其詳於味也疏調就食器中調足

刺齒為弄舌也口容止疏刺弄之歡醢亦為詳於味

也歡者為其澹故疏肉醬宜澹也主人辭之優賓陳

氏集說曰羹之有菜者宜用挾不應以口噉取之也

亦貪刺以物刺於齒也辭以宴者宴故乏味也廷華

案客無禮而以辭解之主道然也

疑義註噉為不嚼菜疏羹之有菜者用挾當挾嚼而不嚼菜含而飲吞之則欲速而

多又有敬不敬傷肅也

廷華按食未聞嚼菜之儀故取陳氏說正之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噉炙噉初怪反

訂義註決斷也乾肉堅宜用手疏手擘之噉炙為其貪

貪食甚也噉謂一舉盡噉疏火灼曰炙不細齧之是一舉盡噉也少牢

噉之加於俎疏前云無反魚肉此得反於俎者彼與人同器此獨食故可反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坐齊齊本又作壘將兮反

訂義註客徹謙也齊醬屬疏醬通名相者主人贊饌者

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梁與醬以降也辭不聽

徹也

疑義註此卑客若敵者則否陳氏集說曰敵者不親徹

廷華案公食禮云大夫相食卒食徹於西序端註云

親徹是敵者亦親徹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

飲長者舉未酌少者不敢飲酌子妙反盡也

訂義註降席拜受敬也不敢飲不敢先尊者盡爵也

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

疏何氏亂曰尊謂主人

疑義註燕飲之禮鄉

同尊

疏燕禮大射設尊東楹之西鼻鄉君

疏尊所

陳尊之所也燕禮無此語文不具耳

謂拜受於尊所語

廷華案飲酒諸禮未聞有拜於陳尊之所者註疏以

燕禮尊鄉君為說亦隱然有寓拜君之意然受爵亦

無鄉君而拜者據少牢禮下篇主人獻私人於阼階

上拜於下升受是私人拜於阼階下也阼階主人之

階是即所謂尊所耳侍飲者分卑與私人相似主人

亦當獻之於阼而侍者亦拜其所也何氏以尊為主

人其亦有見於此乎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訂義註不敢亢禮也

疏數者亢而有此則不敢也

陳氏集說曰辭

而後受賓主平交之禮也

疑義註賤者僮僕之屬

廷華案不貴則賤不必定是僮僕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核

核戶革反

訂義註嫌棄尊者物也本寔曰果陳氏集說曰敬君

賜也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溉古愛反

訂義註重汙辱君之器也溉謂陶梓之器不溉謂佳

竹之器寫者傳

直專反

已器中

疏寫謂倒傳之也器可滌者不畏汙故不寫餘

不寫恐懷也

乃食之也勸侍曰御

餒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餒於反

訂義註食人之餘曰餒疏祭祭先也陳氏集說曰此

言餒不可以祭先維父之尊不可以祭子維夫之尊

不可以祭妻

疑義註餒而不祭惟此類也

疏食餘皆祭不祭者者惟下二條也

者之餘則祭盛之疏熊氏曰父老傳家事於子子有

賓客之事父得餒子餘夫得餒妻餘者謂宗婦與宗

人婦燕有餘夫得食之陳氏集說曰一說此祭是每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食必祭之祭食入之餘及子進食於父妻進食於夫

皆不祭而食

廷華按分莫卑於妻子妻子尚不祭則尊於妻子者

可知鄭云不祭者惟此二條則輕重倒置矣且使不

祭者果惟此二條則記直云餒餘父不祭子夫不祭

妻可矣餒餘下不祭二字不幾贅耶論語君賜食則

正席先嘗賜腥則熟之而薦其薦腥而不薦食亦恐

食之為餒耳可以尊者之餘祭之為盛乎熊氏拋祭

字以為之說尤不可解陳氏所載每日必祭之說亦

似但三不祭分為二義又下二句說成歆後語未見

其當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訂義註謂侍食於長者

而疏御侍也同侍食而與長者同饌也宜與之同

也貳謂重敬膳也

陳氏集說曰重益物也姚氏辭之舜牧曰此易樽酒簋二之貳辭之

為長者嫌

疏此本為長者設辭則嫌當長者

盛饌不在已疏偶媿也

彼為客設饌而呂已媿偶於客也廷華案末句當是

解所以不辭之義謂雖貳不辭者以偶坐不為已設

故不辭耳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

挾古協反又音甲

訂義註挾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挾提疏有菜謂鉶羹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也有菜縱橫非挾不可無菜謂太羹湑湑直歆之而

已

疑義疏太羹有肉調者或當用已

廷華按此不見所據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締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綌為大

夫累之士寔之庶人斲之

為於偽反副音逼反華胡瓜反累力果反寔音帝斲恨沒反

訂義註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橫斷而巾覆焉華

中裂之不四析也

疏亦橫斷之

果保裸也謂不巾覆

疏直削而

中裂橫斷而寔謂不中裂橫斷去寔而已

疏但除寔不而橫斷之斲不

橫斷

疏去寔而斲之

劉氏曰大夫以上曰為有司為之也士

庶人不言為則自為之而已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
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冠古反

矧本又作晒失
忍反詈力智反

訂義註不櫛不翔憂不為容也情不正之言

疏謂情
訛不正

不御憂不在樂不變味及貌憂不在味不至矧反詈
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疏變味者多食
則口味變也陳氏集說曰此養父母疾之禮不櫛以
下皆為忘憂故戒之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側特也

疏聘禮公側
受禮是也

憂不在接人不布地面

席疏父母始喪寢苦無席卒哭後乃有苴翦不納廷華

案間傳云
翦蒲席頭

自齊衰以下始喪有席呂氏曰專席不與

人共坐也

案或謂側反側謂坐不安
席也此視註較勝並存之

疑義註專單也有喪降居處也

疏貴賤有重席
之禮喪則降陳氏

集說曰一說側謂偏設之不正席也

廷華案大夫以上乃有重席此當泛指有喪者言何
必大夫陳氏說亦不見所據且正席所以自表正豈
居喪而可忽之

水潦降不獻魚鼈

潦音
老

訂義註不饒多也疏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廷華案謂獻此者多不必加益也

疑義疏謂天降水潦魚鼈難得故曰不饒多

廷華案既云難胡得又曰饒多此不知前說之確

獻鳥者佛其首畜鳥則勿佛也佛本又作拂扶勿反畜許六反

訂義註為其啄害人也佛疾也疏王云謂畜養也養首疾轉之

則馴

疑義註佛謂為小竹籠以冒之

廷華按冒以小竹籠是也其說但與拂首意不合

獻車馬者執策綏綏音雖

昭文張金吾寫定禮記集說

訂義註凡操執者謂手所舉者也設其大廷華案此謂設於外

舉其小便也廷華案下惟執袂義與便字義別疏策馬杖綏是上車

之絕車馬不上堂不可投進長者之前惟策綏易呈

呈之則知有車馬凡言操執互言耳

獻甲者執冑

訂義註甲鎧也冑兜鍪也疏冑小易舉

獻杖者執末

訂義疏末拄地頭也拄地不淨不可鄉同嚮人故執以

自鄉持淨頭向人

獻民虜者操右袂

訂義註民虜單所獲外虜者為操其右袂制之有力故

執右袂以防其異心

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

訂義註契券要也右為尊疏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量

鼓量器名疏量是豆斛之數鼓是量器名東疏米可

即食故言量粟可久儲故言書書比量為緩也廷華

按此亦互文非執契者無量執量者無契

獻熟食者操醬齊齊本又作齏

訂義疏醬齊為食之主執之則食可知若見芥醬必

知獻魚鼈之屬廷華按齊醯人所謂五齊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獻田宅者操書致

訂義疏書致謂圖書於版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

尊者也然古者田宅悉屬官不屬民今得獻田宅者

或有重勲為君所賜為已有故得有獻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

卑垂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遺於季反弣音撫上

訂義註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墮然順也遺人

無時已定體則張之未定則弛之簫弣弣也弣反弣把

音中悅中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拜拜受

也廷華按未受先拜儀禮皆然以受則手有所執不能拜故先拜也

辟拜謙不敢當疏執簫覆手承弛卻手也仰還辟猶逡巡也廷華案盤旋不進其狀逡巡不容客答拜者執弓不得拜也

廷華按儀禮之例授執乃答拜

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附鄉與客並然後受

訂義註從容之左右客尊之接下接客手也承附

卻手則簫覆手與受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

疏主人敵故自受廷華按不接人受也卻左手接客左手

之下而承附也

進劔者左首

訂義註左首尊也疏首劔拊環也杜註春秋以劔鋒為末是環為首也主人在左故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尊處與之

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及進矛戟者前其鏃鐔在因反矛本又作舒音謀鏃

本又作鐔徒對反

訂義註後及敬也三兵鐔鏃雖在下猶為首廷華按此與劔

鋒為末義同銳底曰鐔平底曰鏃疏戈鉤了戟也如戟而

橫安及但頭不嚮上為鉤也直及八寸橫及長六寸

刀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刀當

頭而利者也利故不持嚮人也鐔任尾而鈍鈍嚮人

為敬所以前鐔後刃也進矛戟者前其鐔者矛如誕

而三廉也而邊皆安橫刀長六寸中刀長七寸半橫

刀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鍛為矛戟柄尾
平底如鍛柄下也以平嚮人敬也亦應並授不云左
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
左右也

進几杖者拂之

訂義註尊者所馮

同

侑

疑

執拂去塵敬也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

訂義註右牽用右手便也效猶呈見左牽者犬齧人
右手當禁備之疏馬羊多力右手亦有力故右牽之
執禽者左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左首尊疏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
也凡鳥皆然若並授則主人在左故客以鳥首授之
也不牽故執之也廷華按昏禮記執皮者左首是禽
獸皆左首也

飾羔鴈者以績

訂義註績畫也陳氏集說曰飾覆之也

廷華案覆而冒之以為飾

疑義註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

疏士相見禮云下大夫以

鴈上大夫以羔飾之以布並不言績者鄭云彼是諸侯之卿大夫卑但用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畫之也

廷華按其說非也大宗伯及昏禮案詳之

受珠玉者以掬

訂義註慎也掬手中陳氏集說曰謂以兩手共承之也

受弓劍者以袂

訂義註敬也疏不露手取之故用衣袂承接之以為敬也

飲玉爵者弗揮

訂義註為其實而跪疏揮振去餘也春秋左傳云奉匱沃盥既而揮之陳氏集說曰謂不可振去餘瀝恐失墜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訂義註問猶遺也陳氏集說曰操謂操持諸物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國之禮

疑義註苞苴裏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飯食者

圖曰簞方曰笥

疏苞裏魚肉者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既

夕禮云葦苞長三尺是

其裏魚肉用茅用葦也
廷華按苞苴不定是裏魚肉即據禹貢摘抽說則註說偏矣死麕雖興體猶不甚謬若內則之苴係為炮所用與平時苞裏不同既夕事死禮尤不足証簞盛飯見於論語笥是箱篚之屬亦非盛食器也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訂義註急君使也疏不宿謂不得停留於家聘禮既受命遂行舍於郊是也

疑義註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君有言則以束帛如饗禮

廷華按君言即所受出使之命耳註疏以聘禮若有言言字解之非也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訂義註敬君命也疏去既送出門則知初至迎亦出門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疑義註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

廷華按君言或以事畀之何必問事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

命朝直
適反

訂義註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疏命使者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互言也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者謂已使者從君處反還也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已使卑於君使也亦當拜之不言從上可知也
疑義疏遣便告君法也亦有物以將之

廷華案疏添出物字徒見支離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識式異反

訂義陳氏集說曰博聞強識而讓所謂有若無實若

虛者敦善行而不怠所謂孳孳者善者皆君子之道

也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者易實故處之

以虛曰中出者易倦故儕之以勤

不盡人之勸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訂義呂氏曰盡人之歡竭人之忠皆責人厚者也責

人厚而莫之應此交所所以難全也歡謂好於我也

忠謂盡心於我也好與我者望之不深盡心於者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要其必致則不至於難繼也姚氏曰此以己之心體

人之心而無深求過責焉所以彼此之心常相愜而

克全其交

疑義註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疏衣服飲食是為樂之具承歡為易

衣服比飲食為難心
關忠誠壽度故名忠

廷華按衣服飲食無理可說儀禮詳之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

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

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訂義註孫為王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也下下車尊

尸也疏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抱孫不抱子者謂
祭祀之禮必須孫尸必以孫今子行並皆幼弱則必
抱孫為尸不抱子為尸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
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
是有抱孫之法也大夫士下之者卜吉用之者也古
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在路及至祭日之旦
俱來入廟故羣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
君若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尸必式者廟門之外
尸尊未伸不敢亢禮不可下車故式為敬以答君也
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狀三尺三寸謂之為式又於式
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為較較去車牀凡五尺五
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凭較故詩云倚重較兮是也
若應為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後云式視
焉尾是也廷華按如諸說則君子指主人言子孫則
所祭者之子孫行也抱謂主人抱所祭者之孫為尸
也凡與昏禮婦乘以凡之几同盖用以登車也

疑義註國君或時幼少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
下之疏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止用
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異義公羊說祭天無

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是祭天有尸許慎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乘必以几者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以罍君以羔皮以虎皮緣之也

廷華案君之下尸大槩皆然初而不知之說似巧而實拙舜魯說亦不足為祀天有尸之說証也几自當以昏禮疏為是式上非置几之地羔皮虎緣亦非飾几之物以之訓經謬矣

齊者不樂不弔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為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呂氏曰古之有敬事者必齊齊者致精明之德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

害於齊也不樂不弔者全其齊之志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

訂義註為其廢喪事形謂骨見不由者常若親存陳氏集說曰門隧門之中道也呂氏曰先王制禮毀不減性毀瘠形視聽衰幾於減性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則罪莫大焉不由阼階不當門隧執入子之禮而未忍廢也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

瘍音恙

訂義註勝任也疏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者結所以沐浴酒肉之義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減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減性又是遠親生時之意故云不孝不云同而云此者此減性本心實非為不孝故言比也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陳氏集說曰沐浴與飲酒食肉以權制者也故疾止則復初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訂義註所以養衰老人五十始衰也疏五十不致毀者致極也五十始衰居喪許有毀而不得極羸瘦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記疑義卷三

曲禮第三

鄭玄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訂義註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歛以死日數也姚氏曰生者方來未艾故與來日死者一往不返故與往日

疑義註此士禮賤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

疏大記大夫三日殯是不數死日

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歛

又厥明而大歛殯則死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

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

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

說見士喪禮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
知生傷而不弔

訂義註人恩各施於所知也方氏曰不知生而弔之
則近於諂不知死而傷之則近於偽應氏曰弔者禮
之恤乎外傷者情之痛於中

疑義註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
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
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羅之如何不淑此施
於死者蓋本傷辭辭畢退皆哭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按謂致命之辭不確且據所引雜記弔辭是矣
但諸侯邦交存亡俱宜相知則其致命當如䟽說兩
辭兼行乃可今雜記止有弔辭而無傷辭何足為此
記之証至別引說者弔辭而強以為傷辭不但不知
其說所自起且曰子是對生者言降災遭羅亦未嘗
不可指生者言也况據士喪禮云知生者贈知死者
賻則弔與傷之分亦不第分之以辭而已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
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訂義註見人見行人館舍也陳氏集說曰以貨財助

喪事曰賻此三事不能則皆不問者以徒問為可愧也陸氏曰穀梁傳曰歸生者曰賻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訂義陳氏集說曰賜者君子與者小人朱氏曰君子有守必將之以禮故不曰來取小人無厭必節之以禮故不問其所欲

疑義註皆為傷恩也與人不問其所欲已物或時非其所欲將不與也

廷華案傷恩說無謂不問所欲說亦未的易之適墓不登壘助葬必執紼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為其不敬壘冢也墓壘域紼引車索疏助葬本非為客正是助事耳故宜必執紼也

疑義疏繩屬棺曰紼屬車曰引引紼亦通名故鄭云紼引車索也

廷華按引在前紼在旁引紼之分如此而已若以屬棺屬車言則棺亦繫于車不必強分為二

臨喪不笑

訂義註臨喪宜有哀色

揖人必違其位

訂義陳氏集說曰出位而揖也廷華按出位就其人

而揖之敬

疑義註禮以變為敬

廷華案違其位而揖敬之也敬不在變敬否儀禮註專主此說未確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

訂義註哀傷之無容樂

疏謂入臨人之喪不得趨翔為容廷華案樂以歌言

廷華案望柩或於殯所或於道路與入臨別

疑義疏不翔故不歌歌則猶翔也

廷華案此不過互言之義謂歌者亦翔翔者亦歌蓋悞認翔為歌舞之舞耳且其言曰不翔故不歌是又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併二語混而一之豈不大謬

當食不歎

訂義訂食非歎所

疑義註食或以樂非歎所

疏吉日奏樂

疏又若助喪事而

食使克饑不使廢事亦不宜歎歎則不飽也

廷華案如註說則與下臨樂不歎不已複耶不飽說尤為穿鑿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春東容反相息亮反

訂義註助哀也相謂送杵聲陳氏集說曰五家為鄰相者以音聲相勸相蓋春人歌以助春也二十五家

為里巷歌歌於巷也

適墓不歌哭日不歌

訂義註適墓非樂所哭日不歌哀未忘也

疑義疏弔日之朝亦得歌樂但弔以還其日晚不歌

耳

廷華按未哭之先亦宜有哀意但未發耳不當謂哭前亦得歌也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

辟音避

訂義註所哀在此

廷華案所哀在柩由徑辟塗潦則離此也

陳氏集說曰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由徑不苟取其速也不避泥潦嫌於憚勞也廷華

案送喪猶送葬也

臨樂不歎

訂義陳氏集說曰亦為非歎所也

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訂義註與事宜相配甲冑也疏戎容暨暨若身被甲首冠冑則使形勢高岸有不可干犯之色以稱其服也

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訂義疏并結前義也姚氏曰此民望其容貌瞻其顏

色而喻其德也其要在戒慎戒慎是常存此心容色皆自心體中流出不可苟也廷華按貌由心發戒慎則心有主而色自不失

疑義註色厲而內莊貌恭心狠非情者也疏此舉失色之事

廷華按註於記說竟無發明疏謂此舉失色之事不知內莊心狠與記義何涉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訂義註擣猶據也據式小俛崇敬也乘車必正立疏下獨云大夫則士可知也大夫撫式士下之者士為大夫之臣亦如大夫於君也陳氏集說曰此君與大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夫或同途而出君式則下也案集本謂式宗廟蓋據下文君式宗廟言之然

下註改式為下是也此特入里必式不當言廟故刪之

禮不下庶人

訂義註為其遽於事且不能脩物疏禮不及庶人勉民使至於士士相見禮云庶人見於君不為容進退走是也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

疑義陳氏集說曰一說此為相遇於途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庶人

則否故云禮不下庶人也

廷華案集說云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其說頗合何以又作是說且所謂庶人者又將何指而乃計其當下與否耶

刑不上大夫

訂義註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

刑書

疏八議六曰議貴之辟謂貴者犯罪即大夫以上也

疑義註右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陳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駁之云凡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下通甸師氏今人不見是以

云刑不上大夫如鄭之言則於戴禮及周禮二說俱

合但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八議此經註是也若

罪已定將刑殺則通甸師氏是也凡王朝大夫以上

及王之同姓皆刑之於甸師氏故掌戮云凡有爵者

及王族有罪則施刑焉是也若王之庶姓之士及諸

侯大夫刑戮於朝廷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

戶謂朝廷大夫尸於朝也列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

某士明天子之士亦在朝諸侯大夫既在朝則諸侯

之士則市故檀弓云君之臣不勉於罪則將肆諸市

朝鄭云大夫于朝士于市是也

廷華按禮言其常古周禮說本不足憑即有之亦出於先王禮法之外不當彼此相較也且記明言不上胡必以朝市為說乎

刑人不在君側

訂義註為怨恨為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輕死之道

疏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閏殺吳子餘祭公羊云閏者何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陳氏集說曰人君當近有德者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訂義註不式尚威武不崇敬綏旌畫飾也綏謂垂舒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也武車亦兵車結旌不畫飾也結謂收斂之也德

車乘車

疏玉路金路象路木路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旌謂車上

旗幡也

史載筆士載言

訂義註謂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

之屬疏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

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也不言簡牘而云筆

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爾雅云不律謂之筆郭

云書筆名四方之異言也

疏義註言謂會同盟要之辭

廷華樂言不止舊時盟辭凡舊所行之禮皆在以其
筆之於書故曰言也注非

前有水則載青旌

訂義註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卿行
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青
青雀水鳥疏王行宜警衛善惡必先知之故備設軍
陳行止之法也軍陳卒伍行則並銜收無喧聲若有
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遠難可周編故前有變異
則舉類示之故宣十二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也晉
旌者青雀旌謂旌旗軍行若前值水則畫為青雀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旂幡上舉示之所以示之所以然者青雀是水鳥軍
士望見則咸知前必有水而各防也姚氏曰此等旗
物皆當悉載于兵車一遇之則舉以示衆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訂義註鳶鳴則將風

疏為今時鳴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前有塵埃起則畫

鳴手旌首而載之衆見咸知以為備也不直言鳶而云鳴者為不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如鳴時也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訂義註鴻取飛有行列也

疏雁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疏若軍前

忽遙見彼人有多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使衆
見而為之防也故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

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廷華案周末亦無攷

之書平湖陸奎勲曰舊說騎射始趙武靈王據春秋

傳齊魯相遇以鞍為左師展欲以公乘馬歸則魯昭

時業有之矣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訂義註士師謂兵衆廷華按士卒師衆也非刑官之士師虎取其有威

勇也疏載謂舉虎皮于竿首也

前有擊獸則載貔貅

訂義註貔貅亦擊獸也如虎如貔

疑義疏一云與虎皮並畫作皮於旌也一云並載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皮

廷華按五者惟虎者獨言皮則非畫可知餘不言皮

則皆畫也虎皮可得不必畫貔貅則畫其形可矣何

必曰與虎並畫作皮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

怒

訂義註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又畫招搖星於旌

旗上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疏此明軍行象天

文而作陳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朱雀玄武青龍

白虎曰方宿名也前宜捷故用鳥後須殿捍玄武龜

也有甲能禦侮左陽主生象龍右陰主殺象虎也何
胤云如鳥之翔如蛇之毒龍勝虎奮無能敵此四物
鄭註四獸為軍陳則是軍陳之法也北斗七星第七
搖光即搖也廷華按七星以指四方故曰搖搖其怒士卒之怒也廷
華按中軍未聞另有北斗之旗當即所謂三辰旗旂
也又行師本由於怒今旌旗整肅則士氣振興故亦
怒王之怒急者所謂若或迫之也案姚氏曰繕謂怒矣又若營繕之有其制不令過極以毒天下也此亦得備一說存之
疑義註急堅也繕讀曰勁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
天帝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按呂氏曰急迫之也繕言作而致其怒先儒以
繕為勁不必改也據此則註不足憑審矣至以此為
象天是矣何必曰帝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訂義註度謂伐與步數

疏收誓云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

焉一擊一刺為一伐

局部分

反扶間

也疏左右有局者軍之左右

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訂義註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

行求殺之乃止不反兵者恒執殺之備

疏謂帶兵自隨也若行逢

讐身不帶兵方及家取之比來則讐已不同國者讐
逃避終不可得故恒帶兵見即殺之也
不吾避則殺之呂氏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達刑也殺
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勿讎調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
則殺者當死宜告於有司而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
者皆無事乎復讎也然復讎之文雜見於經傳攷其
所以必其人勢盛緩則不能執故過則殺之不暇告
有司也父者子之天不能父讎仰無以視乎皇天矣
報之之意誓不與讎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廷華
案此不過而殺人與調人同乃調人言和難此不言
者報者孝子之心和者人君之法蓋並行而不悖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疑義註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則得與共戴天此
不共戴天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共讎人戴天必殺之
乃止調人謂逢遇赦宥至法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
殺力所不能又此云兄弟不反兵而調人云兄弟之
讎辟諸千里之外二文不同者調人亦會遇恩赦之
法辟諸千里之外又此云不同國而調人云王友之
讎視從父兄弟是主友亦同此與調人皆謂會赦故
不同國
廷華按調人是無心殺人所謂過而殺人也是無死
法故第令辟此疏皆以逢赦言之非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訂義註卿大夫之辱辱其謀人之國不能安也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士之辱辱其親民不能安荒穢也疏四郊者王城之外四面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此二者固皆卿大夫之責士卑不與謀國而田里之事則其職也故言亦士之辱廷華按人君亦當引為已責此特為典守者言之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則不諱王父母

訂義註逮及也疏王父母謂祖父母也若及事父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則諱祖也何以然孝子聞名心懼祖是父之所諱則子不敢言

疑義註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懼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

逮事父母猶諱祖

疏中士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

陳氏集說曰庶人父母早死不聞父之諱其祖故亦不諱其祖有廟以事祖者則不然也

廷華按子孫之生皆祖父母之恩所致若不識父母之恩并諱亦忘之豈水源木本之意乎且廟諱自士以上皆然不當第以士言之此記殊非古制故陳氏

止以庶人言以禮不下庶人也然亦無教庶人不諱之理又或云此當指常時言語然即常語亦不當呼祖父名也更攷之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訂義註謂臣言子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也公諱辟君諱也疏入於大夫之所止得避公家之諱不得避大夫諱所以然者尊君諱也若兼為大夫諱則君諱不尊也

疑義疏不言士之所諱者士卑人不為之諱故也

廷華按士亦有臣何得以卑為說但言大夫則士可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知故不言耳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訂義註為其失事正

疑義疏何胤云詩書謂教學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案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惟詩書有誦禮則不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廷華按此不止教學如議論引經據典皆是又論語雖言執禮然記明言讀葬禮讀祭禮如何說得不誦廟中不諱

訂義註為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

於下則諱上

疏謂有事於高祖廟祝嘏辭說不為曾祖已下諱也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

訂義註質猶對也疏夫人本家所諱臣雖對君前而言語不為諱也陳鏗問云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畧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疑但所辟者狹耳

疑義註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

廷華按不諱夫人即下所謂婦諱不出門耳恩遠之說未的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婦諱不出門

訂義註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陳氏集說曰夫人之諱皆謂其家先世門者其所君之宮門也

大功小功不諱

訂義疏古者期親則為諱陳鏗問為父乎自己親乎田瓊答曰雜記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不諱矣陳氏集說曰大功以下恩輕服殺故亦不諱疑義熊氏曰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

廷華按雜記蓋謂諱父之所諱此則父之所不諱者
熊氏亦似但大功亦諱未見所據王父母齊衰亦不
當以為小功也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訂義註皆為敬主入也禁謂政教俗謂常所行與所
惡也國城中也疏如今國門內也疏門主人之門也諱主人

祖先君名宜先知之欲為避之也問諱而以門為節
者主人出至大門外迎客客入門方應交接故於門
為限也馬氏曰問禁慮得罪於君也問俗慮得罪於
衆也問諱慮得罪於主人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臨祭不惰

訂義註為

反於偏

無神也

疏祭如在故臨祭須敬不得怠惰故鄭云為無神也鬼神

享德祭若怠惰則神不歆是無神也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策敝則埋之牲死則埋
之

訂義註此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

知鬼神之所為

疏若不焚埋人或用之為褻慢鬼神之物故焚之牲器之類並為鬼神之用雖敗

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猶在焚之用則消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訂義註臣不敢煩君使也祭於公助祭於君也大夫

以下或使人歸之

疏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上歸俎而禮本並云大夫

以下或人歸之是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

卒哭乃諱

訂義註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

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疏古人生不

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受

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訂義註為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

與區也偏為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在不言徵言徵不稱在

疏論語云足則吾能徵之矣是言徵也又云某在斯是言

也在

疑義疏禹與雨音同而義異丘與區音異而義同此

二者各有嫌疑禹與雨有同音嫌疑丘與區有同義

嫌疑如此者不諱若其音異義異全是無嫌不涉諱

限必其音同義同乃始諱也

廷華按陸氏云禹與雨並於矩反一讀雨音於許反

丘與區並去求反一讀區音羗蚪反又丘於反是其

音有同亦有異也但註明以此為音聲相近則鄭止

就同音者言之疏謂丘與區音異豈不知區本有所

求反一音乎乃強以註所謂般相近者為異耶且從音外又添出義字則嫌之當避者益多右未聞有此諱法也疏引公羊左氏說其說無謂刪之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訂義註順其出為陽也出郊為外事疏剛柔日也甲丙戊庚壬五奇為剛乙丁己辛癸五偶為柔陳氏集說曰外事謂巡守會同軍旅也內事祭祀及冠昏

疑義註春秋傳曰甲午祠兵疏公羊莊公八年甲午祠兵此鄭所引直取甲午證用剛日事耳其祠兵之文鄭所不用故異義公羊說以為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駿之云公羊字悞也以治為祠因為作說引周禮四時疏郊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是國外之事郊特牲郊用辛非剛也社稷是郊內郊特牲祀社日用甲非柔也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發社用甲召誥用戊者告祭非常禮也郊之用辛惟夏至郊天及雩大享明堂耳若圜丘自用冬至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廷華按疏謂鄭本從左氏不從公羊是鄭亦自知祠兵之非矣則此註何難易祠兵為治兵而必引公羊為說雖謂直取甲午字然左氏何常不言甲午要由鄭好異故明知其非而必用之以示囊括各註大半皆坐此病又案郊特牲本不足據但祭祀本內事

陳氏巡守會同軍旅說是也用辛用甲夏正等皆非

古制周禮詳之月令亦無迎中氣之文安得以五時為說

四立亦不定是月朔

凡卜筮日旬之殊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

日吉事先近日

訂義註旬十日也先遠日者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

祥也吉事祭祀冠古亂反取同之屬也疏說文著千歲

三百莖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夫夫五尺士三尺五行

傳著百年一本百莖論衡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十

莖白虎通稱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著陽也故其數奇

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

云欲用遠某日

疑義疏僖四年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更欲筮之太

史史蘇欲上公之意托云筮短龜長實無優劣也杜

預鄭玄因筮短龜長說以為實有短長故杜預註傳

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

數故象長數短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去初

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為長數是終末去初既遠推尋

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為短鄭註占人云占人亦占筮

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鄭杜皆以為龜
長筮短凡天子諸侯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
故筮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大事者太卜云
八命皆為大事若次事則惟卜不筮故表記云天子
無筮鄭註云謂征伐出師巡守天子大事皆用卜是
天子出行惟卜無筮也小事無卜惟筮筮人凡筮是
也春秋僖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於阪泉
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晉卜伐宋亦卜而
後筮是大筮卜筮並用也但春秋先卜後筮不能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尚書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故先言龜大夫大事
卜小事筮大事則筮地及筮日故雜記云大夫卜宅
與筮日小事用筮則少牢常祀筮日是也士亦大事
卜小事筮故士喪卜筮日以喪葬為重故用卜吉祭
比葬為輕故筮日也葬既卜日得吉餘事皆吉可知
故唯筮葬地不復用卜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
日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曰遠某日故少
牢云筮旬有一日此謂大夫禮特牲士禮不諏日註云
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祭則筮日於旬初即筮旬內
之日是旬之內日也主人告筮者日用近某日近某日
近某日

大夫死遠日
崇詳儀禮

廷華按卜筮短長孔謂史蘇之托辭其說甚是若鄭
杜謬說占人詳之疏謂大事卜筮並用其說可據至
云次事惟卜不筮而所引鄭說則仍是是事而又以
為卜而不筮是矛盾也若大夫士大事卜小事筮所
引雜記大夫說固合矣但此記明言卜筮日又兼吉
凶事言而少牢特牲只言筮日惟士喪禮則曰卜日
疏故以重輕言之然祭亦大事而用筮則究不得以
筮為輕也儀禮詳之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疏假因也爾指
著龜也陳氏集說曰為卜吉日故曰為日假因也托
也泰者尊上之辭有常言其吉凶常可憑信也
疑義註大事卜小事筮疏凡卜筮大夫以上命龜有
三命筮有二士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
廷華按筮人大事先筮後小不得謂大事惟卜至大
夫命龜有三等說大小案詳之
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訂義註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卜不吉則
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讀龜筮也

廷華案註意蓋分
卜與筮而二為調

卜者不得再筮筮者不得再卜筮人註所謂筮不吉則不卜也但小事或止用卜或止用筮者以此訓者則可若大事先筮後卜則其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義不符以其語半近姑存之
公曰筮之是也廷華按易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則應止一筮再則已瀆況乎三此記特正申明筮人太事先筮後卜之意蓋謂大事止應一筮一卜若一筮一卜之後又一筮是一卜二筮為三矣是易所謂再者即一筮又筮之亦所謂三者即一筮一卜又一筮之謂此三字之義亦如之言不過三又言不相襲者蓋襲者因卜而又筮因筮而又筮皆可謂之因記義蓋謂卜筮所以不過三者以卜筮本不相襲耳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是上下互相發明非贅也

疑義疏義七年四月三卜郊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四月四卜郊成十年四月五卜郊左氏傳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惟周之三月為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襄七年左傳云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更不從也今公羊之義卜者皆為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如休之意魯郊轉卜

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不吉則用夏
正三正不從則得卜夏三月此公羊何休意也穀梁
之義下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
三月郊之時也或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
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
三月上辛不從則不郊與公羊說同若鄭玄意禮不
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鍼膏肓云當卜祀日月不
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魯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
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啓蟄之
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明堂云孟春正月祀帝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於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與天子不同鄭說與
公羊穀梁卜三正不同也此云譏四卜郊用公羊穀
梁與左氏意違左氏三卜亦非故也

廷華按卜郊之說三傳俱非鄭出入三傳亦無確論
蓋周禮禮天止有圜丘冬至之祀圜丘在郊故謂
之郊魯啓蟄而郊則夏之正月據小戴記月令有祈
穀之禮周禮無之但據篇章有祈年於田祖說則孟
春祈穀理固有之然月令不言郊春秋則曰啓蟄而
郊是合圜丘祈穀而一之蓋魯僭禮故與古法不合
也三傳及何鄭俱誤認郊即圜丘又誤認魯為當郊

凡作如許議論仍與周禮不符要之楷禮不可謂之
常祀郊日當在冬至不可移至丑月寅月卯月魯本
以啓蟄為郊之定期不可謂本在子月改至啓蟄而
郊且與記說不合不可訓也周禮詳之

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
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
則勿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註筮或為
著與音預

訂義註弗非無非之者日所卜筮之吉日也疏擇吉
而祭祀是敬鬼神也畏法令者法典則也令教訓也
說文云猶獸名獬廌屬與亦是獸名象屬此二獸皆進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王云踐履也卜得可行之
日必履而行之廷華按著曰莢莢者策也易傳二篇
之策是也嫌疑疑之生於事者猶與疑之生於心者
蓋疑似之見因事而發猶與則無事而心自多疑也
疑義註踐讀曰善聲之誤也

疏言小得吉而
行事必善也

廷華按此說與踐之之字不合不如疏引王說之安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訂義註監且為馬行

疏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駕車
又恐馬奔走故自執馬杖立當

馬前疏此謂為君僕御之禮將駕謂始欲駕行時也

僕即御車者也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

已駕僕展軫效駕

訂義註展軫具視白已駕

疏鄭云展軫具視謂偏視之效駕者僕監視駕竟而

入白君道駕畢故鄭云白已駕也

疏舊鮮軫是車欄盧氏曰軫是轄

頭盧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轄二則欄之苓字不作車邊為之

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

訂義註奮振去塵也

案僕御君宜去塵以致敬貳副又奮有毅身而上意當補貳副

也跪末敢立敬也疏僕入白駕竟先出就車於車後升上必欲在者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訂義註調試之疏轡御馬索也車有一轅而四馬駕

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駢馬亦曰駮馬

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以駮馬內轡繫於軾前其

外轡并夾轅兩服馬各二轡六轡在手分置兩手是

各得三轡今言執策分轡謂一手執杖又六轡以三

置空手中以三置杖手中故云執策分轡執僕向跪

而驅令馬行五步止而僕倚立待君出也何胤云跪

以見敬則立而調試之也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

訂義註授綏者車上僕所主左右謂辟臣侍駕者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疏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所餘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綏轉身向後引君上也君已上車車欲進行故左右侍者悉遷以避之車使不妨車行也

車驅於駒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訂義註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疏撫按止也欲令駐車故君抑止僕手也顧曰顧也就車謂君命勇士士上車也車有三人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門閭凡所過門閭處也溝廣深四尺煮藥亦溝也步謂下車也勇士雖即上車車若至門閭溝渠而勇士必下車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恐有傾覆故勇士亦須下扶持之也而僕不下車者車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廷華按君子堂下登車故驅而至門門內無馳驟之理壽棋云駒疑趨之悞此蓋承左右攘辟來謂君車既驅而行左右侍臣則隨車而趨至門外登車故君亦命與車右各就車也存之

禮記集說卷三
疑義既至大門方出履險阻恐有非常故迴頭命車右上車也

廷華案羣臣皆於大門外登車故亦命車右上車此禮所應爾何必曰恐有非常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拘古反

訂義註撫小止之嫌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

疏撫僕之手者僕者雖卑而授其綬不謙猶當撫止僕手若不聽自授然後乃受也不然不降等者既敵不授而僕者必授主人不就僕手外取之而卻手從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僕手下自拘取之示不用僕授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訂義註客車不入大門謙也不立乘異於男子疏公食大夫禮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註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與此同不立乘者婦人質弱故坐乘也犬馬賤不上堂犬則執緹馬則執勒以呈之耳

疑義註犬馬不上堂非贅幣也疏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謂同姓金路異姓象路之等舍之於賓館謂不得入王門又云墨車龍旗以朝墨車得入大門但不得入廟門耳贅謂羔鴈錦玉之屬

廷華按馬謂庭實不上堂以踐汚也犬則問遺用之
與馬等故不上堂但云贊幣未的又覲禮無墨車入
大門之文疏乃造為得入大門說且以又云二字冒
之非也大宗伯六摯亦無錦玉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訂義註式黃髮敬老也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

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

不馳愛人也馳善躍

躍力人也疏躍獵也國中人多若馳車則害人故不

必式者不誣十室

疏二十五家為里里巷首有門十室不誣故入里則必式而禮

之為敬也里必式則門周亦式故門閭必步不誣十室也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不誣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十室陳氏集說曰下卿位敬大臣也廷華按此當以

正朝之位言朝士治朝在路門外三公北面孤東面

卿大夫西面此言卿以概其餘耳

疑義註尊賢也疏案樂御註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

前及降於阼階之前或下卿之位是諸侯禮樂師據

天子禮

廷華按古自士以上皆賢者為之非卿獨為賢也故

以陳說易之又天子諸侯雖尊卑不同其下卿位當

無不然樂師註不見所疑若以此記為準則登不當

在大寢階前也然記言下謂既登車復下車非必過

位始登車也即登車於大寢庭亦何碍而必曲為之
別乎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訂義註御當為迓迓迎也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
之尊君命也疏使者雖賤而君命當尊故雖大夫士
貴亦自出迎之也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拜

訂義疏介甲鎧也朱子曰菱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
伸也

疑義註菱則失容節菱猶詐也

疏言著鎧而拜刑儀
不足似詐也虛作矯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菱則失容節疏者鎧者不為式敬故宜無所拜之也
是菱猶菱也

菱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
也

廷華按不為式敬即兵車不式之義然與下句無涉
詐字義穿鑿挫損義近之但下拜字不幾贅乎故朱

子說正之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訂義註曠左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

疏祥猶吉也
吉車為生平

時所乘也死葬時用魂車曠空也車上貴左故僕在
右空左以擬神也生人所乘之車無空左之法言空

左唯據葬時不敢曠車者君存惡空其位疏乘真謂
魂車故知也

君之次路也王者五路玉象木金革各一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左故典路云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鄭云王出于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

疑義疏鬼神尚吉故葬魂乘吉車也知葬之乘車者以大小二祥又戎在職云會同充革車鄭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行充之者謂左也

廷華按尚吉義無謂又葬在小祥之內不得牽二祥祥字且亦與此祥字無涉疏本以吉車解祥字蓋生時乘革對凶時為吉其說甚正何又作此說充革路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說非戎右案詳之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訂義註進手遠嫌疏僕在中婦人在左進左手俯敬也疏御君者禮以相問為敬故進右手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

訂義註不乘奇車出入必正也不廣欬為若自矜廣

弘也疏欬大欬似驕矜又驚眾也不妄指為惑眾疏妄

虛也在車上高者無事忽虛以手指麾於曲方並為惑眾也

疑義註奇車獵衣之屬

疏隱義曰獵車之形今之銅車是也衣車如獵而長也漢

桓帝之時禁
臣下乘之

廷華按奇車奇當如字蓋不合於正法之言獵衣漢

制漢且禁之古安得有此

立視五駕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訂義註立平視也駕猶規也謂輪轉之度疏車輪一

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文

八寸又六寸為一尺八寸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

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沙總為十六

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十六步半也

式視馬尾小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人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訂義註入國不馳卹搔摩也疏行遲故塵不發揚也

朱子曰策彗疑即策之彗若今鞭韋帶耳平湖陸奎

勲曰卹字斷勿驅作句謂以策之末摩之而勿驅勿

驅即所謂不馳

疑義註入國不馳彗竹帚卹搔摩也疏入國不馳故

竹帚帶葉者為杖形如掃帚故云策彗云卹勿者以

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僕搔摩之時其形狀卹

遲故塵埃不起不飛揚出轍外也

可解矣故以朱陸說正之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依註作下宗廟式齊牛

訂義註以下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

陳氏曰君駕路車之馬也

齊右註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與此文異者

熊氏曰此文誤當以周禮註為正敬君故至門下車

重君物故見君馬而式之也

廷華按齊牛祭祀之牛也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訂義疏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車馬

廷華

案馬載路車是為路馬

載鞭策不敢執臣雖得乘之猶不可慢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解

故必朝服而自御乘之也君在則僕人授綏今習儀

者身既居左自馭而乘雖有車右而不敢授綏與已

也左必式者既不空左故亦居左式而敬之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蹠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訂義註皆廣敬也齒欲年也誅罰也疏步路馬者止

謂單牽君馬行時步猶行也若牽行君之馬必在中

道正為敬也以足蹠路馬芻有誅者芻食馬草也此

草擬拱馬所食若以足蹴踏之者則有責罰也齒路

馬有誅者齒年也若論量君馬歲數亦為不敬亦被

責罰皆廣敬也

昭文張金吾易定續解



20
9
支
页